

主编
徐生

四库全书

远方出版社

文 白 对 照

四 库 全 书

第二十三卷

主 编 徐 生

远方出版社

他回答说：“只有母亲在，不幸双目失明。家里贫穷。有个姊姊会鼓瑟。”高祖说：“你能跟从我吗？”回答说：“我愿竭尽全力。”于是高祖召他的姊姊入宫为美人，任命他作了中涓官，处理文书和大臣进谒的事情，把他的家迁到长安的戚里，这是因为他姊姊为美人的缘故，他的官职到孝文帝时，累积功劳升到大中大夫。他不懂学问文章，但恭敬谨慎没人比得上他。

文帝时，东阳侯张敖做太子太傅，被免去官职，文帝要选拔可以为太傅的人，大家都推举石奋，于是石奋做了太子太傅。到了孝景帝即位，石奋担任九卿近侍之职，实在因为他太拘谨，所以将石奋官职改为诸侯相。石奋长子石建，次子某、三子某，四子石庆，都因为性行温顺，品行善良，孝顺谨慎，所任官职的俸禄都达到二千石，于是景帝说：“石君和四个儿子都官至二千石，臣子的尊贵光荣竟然集中在他们一家。”就赐石奋号为万石君。

孝景帝末年，万石君告老还乡，仍享受上大夫的俸禄，也作为大臣参加朝贺之礼。经过宫城门阙的时候，万石君一定下车快步行走；看见皇帝乘座的马车，——一定行礼。子孙做小官，回家探望他，万石君一定要穿着官服接见他们，不直呼他们的名字。他韵子孙有了过失，也不责备他们，只是自己设个便座，对着餐桌不吃东西。大家就责备犯过错的人，通过族中长辈的请求，裸露着上身，一再向他请罪改过了，他才答应。已成年的子孙在他身旁的时候，即使是闲坐休息也要把帽子戴上，显得很整齐严肃的样子。他家的奴仆也都非常端庄严肃谨慎规矩。皇上有时把食物送到他家赐给他吃，他也一定叩头俯伏而食，好像在皇帝面前一样。他为双亲服丧，表现得很悲痛。子孙遵循他的教诲，也和他一样。万石君广家以孝顺谨慎闻名郡县和诸侯列国，即使是齐鲁行为质朴的儒生，也都自认为比不上他们。

建元二年，郎中令王臧因为推行儒术而获罪。皇太后认为：儒者多虚浮修饰而少身体力行。现在万石君一家虽然言语不多，但能切实履行孝谨之道。于是任命万石君长子石建为郎中令，小儿子石庆为内史。

石建年老，头发斑白，而万石君却依旧健康没病。石建做郎中令，每五天休假一天，就回家探望父亲，进入侍者的小屋，暗中询问伺候石

奋的人，拿着他父亲的内裤便盆，亲自洗刷，然后再交给侍从，不敢让万石君知道，习以为常。石建为郎中令，有事要向皇帝进谏，没有别人在场时就畅所欲言，非常恳切；到朝廷上晋见时，就装得不会说话似的。因此皇帝就亲自向他表示尊敬和礼遇。

万石君迁居陵里。内史石庆醉酒而归，进入外门时没有下车。万石君知道了就不吃饭。石庆害怕了，裸露着上身向他请罪，万石君不受。全族的人和石庆的哥哥石建都裸露上身向他请罪。万石君责备说：“内史是尊贵的人，到了乡里时，里中的父老们都要回避他，而内史坐在车中自由自在，本来就应当如此嘛！”说着就喝令石庆走开。从此以后，石庆和石家的子弟们，再也不敢坐车进门了。

万石君在汉武帝元朔五年去世。长子郎中令石建哭得十分悲哀，由于悲哀过度，要扶着拐杖才能行走。一年多后，石建也死了。石奋的子孙都很孝顺，但石建最突出，其孝顺程度超过万石君。

石建做郎中令，有一次书写奏章，等到皇帝批回来，石建又读了一遍，说道：“啊！写错了！马字的下面，应当有五笔，现在只写了四笔，少了一笔。皇上要是责怪我，我犯死罪了！”因此非常惊惶恐惧。他为人谨慎，即使是其他的小事也都这样。

万石君的小儿子石庆做太仆，有一次替皇帝驾车出行，皇帝问他驾车的马有几匹。石庆就以马鞭指点着仔细数了一遍，数完后举起手说：“六匹马。”石庆算是最随便大意的了，但还是如此小心谨慎。石庆做齐国相，齐国的人都羡慕他们的家风，他不靠政令治理，只以德行感化人，齐国太平。老百姓为他建“石相祠”。

元狩元年，皇帝立太子，要在群臣中选拔可以做为太子老师的人，石庆就由沛郡太守升为太子太傅。过了七年，升任为御史大夫。

元鼎五年秋天，丞相赵周有罪免职。皇帝下诏书给御史大夫说：“万石君先帝很尊重他，他的子孙都很孝顺，兹任命御史大夫石庆为丞相，赐封牧丘侯。”那时汉朝正南讨两越，东击朝鲜，北逐匈奴，西伐大宛；国内又多事，皇帝巡行各地，修复上古的神庙，举行封泰山、禅梁父、祭天地的重大庆典，大兴礼乐，弄得国库空虚。桑弘羊等人提倡均输法，谋求利益；王温舒等人以严刑峻法统治民众；兑宽等人因倡导儒术被推举，都官至九卿，他们个个掌握实权，政事并不通过丞相，也不

由丞相决定，丞相只是恭敬谨慎罢了。石庆当了九年丞相，没有什么匡正时局的言论。他曾经想要惩治皇上的近臣所忠和九卿咸宣两人的罪过，但不能使他们认罪，自己反而受到处分，以米粟入官才得以赎罪。

元封四年中，关东流民有二百万人，其中没有户籍的有四十万人。公卿大臣商议，请求皇上把流民迁到边疆，惩罚他们。皇上认为丞相年纪大又谨慎，不会参加公卿们的会议，因此就赐丞相告老返乡，并查办了御史大夫以下参加议决此事者的罪。丞相自知无能胜任，心里很惭愧，上书给皇帝说：“我石庆承蒙厚爱担任丞相之职，可是我无才无德，不能辅助皇上治理政事，以致城郭仓库空虚，百姓流离失所，罪过深重，应受死刑，皇上不忍心把我依法治罪。我愿意归还丞相和侯爵印，请求告老返乡，让位给贤人。”皇帝说：“仓库已经空虚，老百姓贫困流离失所，而你却要求迁徙他们，百姓已经动荡不安了，你还要骚扰他们，弄到这种地步你就要辞职；你要把这危难局面推给谁呢？”皇上下诏书责备石庆，石庆非常惭愧，于是又继续当他的丞相。

石庆为人稳重不动声色，处事细密谨慎，但没有什么雄才大略，也没有替百姓说过什么话。三年多后，太初二年，丞相石庆去世，赐谥号为恬侯。石庆的次子石德，石庆很宠爱他、信任他，皇上就让石德继承侯爵之位。后来石德做了太常，犯法应受处死，用米粟入官赎罪，被免去官职成了平民百姓。石庆做丞相时，他的子孙由小官升迁到二千石级地位的有十三人，到石庆去世后，才逐渐因犯罪被免职，而他们孝顺谨慎的家风也逐渐衰落了。

建陵侯卫綰是代国大陵人。他因为车技高超，被任命为郎官，服侍汉文帝，因功升迁到中郎将，他性情憨厚谨慎，没有其他的才能。孝景帝在做皇太子的时候，召集皇上左右近臣饮宴，卫綰却装病不去。文帝在临死的时候，嘱咐孝景帝说：“卫綰是位忠厚长者，你要好好待他。”到了文帝逝世，景帝即位，有一年多，没有责备呵斥过卫綰，而卫綰更加谨慎尽力。

景帝驾临上林苑，命令中郎将卫綰和他一起乘一辆马车，随身护卫；景帝回来时间卫綰说：“你知道你为什么能和我同乘一辆马车吗？”卫綰说：“微臣从一个戏车的士卒，侥幸能因功依次升迁为中郎将，我

自己也不知是什么原因。”皇上问道：“我做皇太子的时候曾叫你来，你刁；肯来，为什么呢？”卫绾回答说：“真是罪该万死，不过确实是病了。”皇上要赐他一把剑，他说：“先帝赐给我的宝剑已经有了六把，我不敢再接受皇上的赏赐。”皇上说：“剑人人都喜欢，常把它拿来交易，难道唯独你的还保存至今吗？”卫绾说：“都还在。”皇上让他把六把剑取来一看，剑都还在剑鞘之中，没有用过。中郎将部下的郎官犯了过错，卫绾常常替他们承担罪责；他又不和其他的中郎将争执，有了功劳，也常常让给他们。皇上认为他廉洁忠诚没歹心，于是任命他做河间王的太傅。吴、楚七国叛乱的时候，皇上任命卫绾为将军，率领河间的军队去讨伐叛军，颇有功劳，被任命为中尉。三年后，卫绾又因军功，于孝景前元六年，封为建陵侯。

第二年，皇上废太子，诛杀了栗卿等人。皇上因为卫绾是位忠厚长者，不忍心，于是赐他告假回家，而命郅都搜捕惩治栗家。后来，皇上立胶东王为太子，召回卫绾，任命他做太子太傅。过了许久，升他为御史大夫。五年后，接替桃侯刘舍为丞相。他在朝廷上奏事，忠于职守，照章办事，但是自从他开始做官到位居丞相，无所建树。皇上认为他敦厚老实，可以辅佐少主，尊重和宠信他，赏赐给他的东西很多。

做了三年丞相，景帝逝世，武帝即位。建元年间，景帝生病时，官府中的囚犯大多是无辜的，作为丞相未能负起责任，被认为不称职，所以免去他的官职。后来卫绾去世，他的儿子卫信继承侯爵，由于助祭的献金不足而被除去侯爵。

塞侯直不疑是南阳人。他做郎官侍奉文帝。他的同房有人告假回家，错拿了同室郎官的金子回去，不久金子的主人发觉金子不见了，猜疑直不疑偷了。直不疑向他道歉，并承认有这事，买了金子偿还给他。告假回家的人回来归还了金子，那位遗失金子的郎官感到很惭愧。因此称直不疑为长者。文帝选拔人才，他逐步升迁到太中大夫。有一天朝见时，有人毁谤他说：“直不疑身材面貌很美，可偏偏喜欢跟嫂嫂私通，真没办法！”直不疑听了，说：“我根本没有哥哥。”可是始终不自我辩白。

吴楚七国叛乱时，直不疑以二千石级的官职率军讨伐。景帝后元元年，任命他为御史大夫，天子封赏平定吴楚七国有功的人，封直不疑

为塞侯。武帝建元年间,他和丞相卫绾都因过失免职。

直不疑学习老子的思想言论,所到之处,做官都按前住的老办法,不轻易改变;唯恐人家知道他任职的事迹。他不喜欢树立个人名声,而被人称为有德行的人。直不疑死后,他的儿子直相如继承侯爵。孙子直望因犯耐金不足,被免去侯爵。

郎中令周文,名仁,他的祖先原来是任城人,以医术高超见宠皇上。景帝做太子时,任命他为舍人。累积功劳,不断升迁,孝文帝时,官职升到太中大夫。景帝刚即位就任命他为郎中令。

周仁为人慎密稳重,不泄露别人的谈话,常常穿着破旧有补钉的衣服和尿裤,故意弄得脏兮兮的,以致妃嫔不近,因此受到景帝的宠爱,景帝进入寝宫,在后宫中与妃嫔鬼混,他常常在旁边。到了景帝逝世,周仁还在做郎中令。他始终不向皇上进言,皇上时常问他别人的情况,他回答说:“皇上亲自去考察吧!”他也不毁谤别人。因此景帝曾两次亲自驾临他的家。他把家迁到阳陵,皇上给他的赏赐很多,但他常常推辞,不敢接受。诸侯百官对他的贿赂和馈赠,也始终不接受。

武帝即位,把他看做先帝的臣子,很尊重他。他因病免职,给他每年二千石的俸禄回乡养老。他的子孙都做了大官。

御史大夫张敖,名欧,是安丘侯张敖的儿子。孝文帝时,以研究法家刑名学说为太子服务。但是张敖虽然研究法家的刑名之学,他的为人却是个忠厚长者。景帝时受到尊重,常担任九卿。到武帝元朔四年,韩安国免职,皇帝任命他为御史大夫。自从张敖做官以来,从来没说过要惩治谁,始终以忠厚老实的态度做官,所以他的部下都以为他是位长者,也不敢过分蒙骗他。向上呈报狱案,他认为可以退回再审的就退回再审;不能退回复审的,不得已,就为他们哭泣,将脸背过去把文书封上。他爱护别人的情形可见一斑。

他在年老病重时,请求辞职,于是皇上下诏特许,并以上大夫的俸禄给他回乡养老,住在阳陵,他的子孙都做了大官。

太史公说:孔子有句话说:“君子言语要迟钝,行动要敏捷。”就是说石奋、卫绾、张敖这样的人吧!因此他们的教化虽不急厉却自然有成,虽不苛严却自然清明。塞侯直不疑稍



微机巧些，而郎中令周文过于谦卑，君子讥笑他们，是因为他们的言行接近谄媚奸巧的缘故。但他们这些人可以说都算得上身体力行的君子。

卷一百零四

田叔列传第四十四

【原文】

田叔者，赵陞城人也。其先，齐田氏苗裔也。叔喜剑，学黄老术于乐巨公所。叔为人刻廉自喜，喜游诸公。赵人举之赵相赵午，午言之赵王张敖所，赵王以为郎中。数岁，切直廉平，赵王贤之。未及迁，会陈豨反代。汉七年，高祖往诛之，过赵，赵王张敖自持案进食，礼恭甚，高祖箕踞骂之。是时赵相赵午等数十人皆怒，谓张王曰：“王事上礼备矣，今遇王如是，臣等请为乱。”赵王啮齿出血，曰：“先人失国，微陛下，臣等当虫出。公等奈何言若是！毋复出口矣！”于是贯高等曰：“王长者，不倍德。”卒私相与谋弑上。会事发觉，汉下诏捕赵王及群臣反者。于是赵午等皆自杀，唯贯高就系。是时汉下诏书：“赵有敢随王者罪三族。”唯孟舒、田叔等十余人赭衣自髡钳，称王家奴，随赵王敖至长安。贯高事明白，赵王敖得出，废为宣平侯，乃进言田叔等十余人。上尽召见，与语，汉廷臣毋能出其右者，上说，尽拜为郡守、诸侯相。叔为汉中守十余年，会高后崩，诸吕作乱，大臣诛之，立孝文帝。

孝文帝既立，召田叔问之曰：“公知天下长者乎？”对曰：“臣何足以知之！”上曰：“公，长者也，宜知之。”叔顿首曰：“故云中守孟舒，长者也。”是时孟舒坐虏大入塞盗劫，云中尤甚，免。上曰：“先帝置孟舒云中十余年矣，虏曾一入，孟舒不能坚守，毋故士卒战死者数百人。长者

固杀人乎？公何以言孟舒为长者也？”叔叩头对曰：“是乃孟舒所以为长者也。夫贯高等谋反，上下明诏，赵有敢随张王，罪三族。然孟舒自髡钳，随张王敖之所在，欲以身死之，岂自知为云中守哉！汉与楚相距，士卒罢敝。匈奴冒顿新服北夷，来为边害，孟舒知士卒罢敝，不忍出言，士争临城死敌，如子为父，弟为兄，以故死者数百人。孟舒岂故驱战之哉！是乃孟舒所以为长者也。”于是上曰：“贤哉孟舒！”复召孟舒以为云中守。

后数岁，叔坐法失官。梁孝王使人杀故吴相袁盎，景帝召田叔案梁，具得其事，还报。景帝曰：“梁有之乎？”叔对曰：“死罪！有之。”上曰：“其事安在？”田叔曰：“上毋以梁事为也。”上曰：“何也？”曰：“今梁王不伏诛，是汉法不行也；如其伏法，而太后食不甘味，卧不安席，此忧在陛下也。”景帝大贤之，以为鲁相。

鲁相初到，民自言相，讼王取其财物百余人。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，各笞五十，余各搏二十，怒之曰：“王非若主邪？何自敢言若主！”鲁王闻之大惭，发中府钱，使相偿之。相曰：“王自夺之，使相偿之，是王为恶而相为善也。”相毋与偿之。于是王乃尽偿之。

鲁王好猎，相常从入苑中，王辄休相就馆舍，相出，常暴坐待王苑外。王数使人请相休，终不休，曰：“我王暴露苑中，我独何为就舍！”鲁王以故不大出游。

数年，叔以官卒，鲁以百金祠，少子仁不受也，曰：“不以百金伤先人名。”

仁以壮健为卫将军舍人，数从击匈奴。卫将军进言仁，仁为郎中。数岁，为二千石丞相长史。失官。其后使刺举三河。上东巡，仁奏事有辞，上说，拜为京辅都尉。月余，上迁拜为司直。数岁，坐太子事。时左丞相自将兵，令司直田仁主闭守城门，坐纵太子，下吏诛死。仁发兵，长陵令车千秋上变仁，仁族死。陜城今在中山国。

太史公曰：孔子称曰“居是国必闻其政”，田叔之谓乎！义不忘贤，明主之美以救过。仁与余善，余故并论之。

褚先生曰：臣为郎时，闻之曰田仁故与任安相善。任安，荥阳人也。少孤贫困，为人将车之长安，留，求事为小吏，未有因缘也，因占著名数。武功，扶风西界小邑也，谷口蜀剡道近山。安以为武功小邑，无

豪，易高也，安留，代人为求盗亭父。后为亭长。邑中人民俱出猎，任安常为人分麋鹿鸡兔，部署老小当壮剧易处，众人皆喜，曰：“无伤也，任少卿分别平，有智略。”明日复合会，会者数百人。任少卿曰：“某子甲何不为不来乎？”诸人皆怪其见之疾也。其后除为三老，举为亲民，出为三百石长，治民。坐上行出游共帐不办，斥免。

乃为卫将军舍人，与田仁会，俱为舍人，居门下，同心相爱。此二人家贫，无钱用以事将军家监，家监使养恶啮马。两人同床卧，仁窃言曰：“不知人哉家监也！”任安曰：“将军尚不知人，何乃家监也！”卫将军从此两人过平阳主，主家令两人与骑奴同席而食，此二子拔刀列断席别坐。主家皆怪而恶之，莫敢呵。

其后有诏募择卫将军舍人以为郎，将军取舍人中富给者，令具鞍马绛衣玉具剑，欲入奏之。会贤大夫少府赵禹来过卫将军，将军呼所举舍人以示赵禹。赵禹以次问之，十余人无一人习事有智略者。赵禹曰：“吾闻之，将门之下必有将类。传曰‘不知其君视其所使，不知其子视其所友’。今有诏举将军舍人者，欲以观将军而能得贤者文武之士也。今徒取富人子之，又无智略，如木偶人衣之绮绣耳，将奈之何？”于是赵禹悉召卫将军舍人百余人，以次问之，得田仁、任安，曰：“独此两人可耳，余无可使用者。”卫将军见此两人贫，意不平。赵禹去，谓两人曰：“各自具鞍马新绛衣。”两人对曰：“家贫无用具也。”将军怒曰：“今两君家自为贫，何为出此言？鞅鞅如有移德于我者，何也？”将军不得已，上籍以闻。有诏召见卫将军舍人，此二人前见，诏问能略，相推第也。田仁对曰：“提桴鼓立军门，使士大夫乐死战斗，仁不及任安。”任安对曰：“夫决嫌疑，定是非，辩治官，使百姓无怨心，安不及仁也。”武帝大笑曰：“善。”使任安护北军，使田仁护边田谷于河上。此两人立名天下。

其后用任安为益州刺史，以田仁为丞相长史。

田仁上书言：“天下郡太守多为奸利，三河尤甚，臣请先刺举三河。三河太守皆内倚中贵人，与三公有亲属，无所畏惮，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奸吏。”是时河南、河内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，河东太守石丞相子孙也。是时石氏九人为二千石，方盛贵。田仁数上书言之，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谢，谓田少卿曰：“吾非敢有语言也，愿少卿无相诬污

也。”仁已刺三河，三河太守皆下吏诛死。仁还奏事，武帝说，以仁为能不畏强御，拜仁为丞相司直，威振天下。

其后逢太子有兵事，丞相自将兵，使司直主城门。司直以为太子骨肉之亲，父子之间不甚欲近，去之诸陵过。是时武帝在甘泉，使御史大夫暴君下责丞相“何为纵太子”，丞相对言“使司直部守城门而开太子”。上书以闻，请捕系司直。司直下吏，诛死。

是时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，太子立车北军南门外，召任安，与节令发兵。安拜受节，入，闭门不出。武帝闻之，以为任安为佯邪，不傅事，何也？任安笞辱北军钱官小吏，小吏上书言之，以为受太子节，言“幸与我其鲜好者”。书上闻，武帝曰：“是老吏也，见兵事起，欲坐观成败，见胜者欲合从之，有两心。安有当死之罪甚众，吾常活之，今怀诈，有不忠之心。”下安吏，诛死。

夫月满则亏，物盛则衰，天地之常也。知进而不知退，久乘富贵，祸积为祟。故范蠡之去越，辞不受官位，名传后世，万岁不忘，岂可及哉！后进者慎戒之。

【译文】

田叔，赵国陘城县人。他的祖先是齐国田氏的后裔。田叔喜欢剑术，曾经跟随乐巨公学习黄帝、老子的学术。田叔为人严谨而清廉，并以此为乐。喜好交结德高望重的贤人。赵国人把他推荐给赵国的丞相赵午，赵午报告给赵王张敖，赵王便任命他为郎中。为官数年，田叔一直正直、廉洁、公平。赵王很赏识他。

正好碰上陈稀在代地造反。汉七年，高祖带兵去讨伐陈稀。回来经过赵国，赵王张敖亲自捧盘侍奉高祖用餐，对高祖非常恭敬，高祖却伸着双腿，傲慢地训斥他。丞相赵午等几十个人看到这种情形，非常的愤怒，就对赵王说：“大王您侍奉皇上，礼数已经十分周到，而皇上竟这般对您！请您允许我们造他的反！”赵王用力咬破手指出血说：“先父失掉国家，如果没有皇上，我们死后一定是尸体生蛆连收尸的都没有。这话你们怎么说得出口呢？快快闭嘴！”于是贯高等人就说：“您是一位忠厚长者，不忘皇上的恩德。”最后暗地里商议，阴谋杀害皇上。不巧谋叛的事被发觉了，汉朝下令，捕赵王和谋反的群臣。于是赵午

等都自杀了，只有贯高自愿受捕。这时汉朝又下令：“赵国如果有人胆敢跟随赵王进京的，罪及三族。”因此，只有孟舒、田叔等十几个人穿着赤褐色的囚衣，自己剃了光头，颈上带着铁枷，假称赵王的私家奴隶，跟随着赵王到长安。贯高谋叛与赵王无关这事弄清楚后，赵王张敖获释，废除了王的爵位，改封为宣平侯。赵王于是向高祖推荐田叔等十几个人，汉高祖一齐召见他们，和他们谈话后，发现朝廷中的大臣也没有超过他们的，就把他们都拜为郡守，或诸侯国的丞相。田叔做汉中郡守十多年，碰上高后去世，吕家诸侯叛乱，朝廷大臣平定了叛乱，拥立了孝文帝。

孝文帝即位后，召田叔来问道：“您知道天下的名人贤士吗？”田叔回答说：“我哪里知道！”文帝说：“您自己是一位长者，应该知道的。”田叔叩头说：“前任云中郡守孟舒是位长者。”这时孟舒因为匈奴大举入侵长城抢劫，云中郡受创严重而被免职。文帝说：“先帝任用孟舒为云中郡守十多年了，匈奴一入侵，孟舒就不能坚守，白白战死了几百人，长者难道也杀人吗？您怎么说孟舒是长者呢？”田叔叩头回答说：“这正是孟舒所以是长者的缘故。先前贯高等谋反，皇上下诏书明说：赵国有胆敢跟随赵王进京的，罪及三族。但是孟舒却自动的剃了光头，颈上戴了枷锁，赵王走到哪里，他就跟到哪里，要和赵王一起共生死，哪里想到后来又做云中郡守呢？汉朝和楚国对峙多年，士兵弄得疲弱不堪。而匈奴的首领冒顿单于刚刚征服了北方的少数民族，便来我国边境骚扰。孟舒知道士兵很苦，不忍心发命令叫他们作战；但士兵们却争着上城和敌人拼杀，就如同儿子为父亲、弟弟为兄长打仗一样。正因为这样，牺牲了几百人。孟舒哪里是有意驱使他们去送死呢？这正是孟舒所以是长者的原因。”文帝听后就说：“孟舒，真是好样的！”于是又复召孟舒，任命他为云中郡守。

过了几年，田叔因为犯法而丢了官。梁孝王派人刺杀从前吴王的丞相袁盎，景帝召田叔去梁国查问。田叔查清了全部事实真相，回来向景帝报告。景帝说：“梁王真有派人刺杀袁盎这回事吗？”田叔回答说：“我该死！真有这回事。”景帝说：“证据在哪里？”田叔说：“皇上请您不要再追究梁王的事。”景帝说：“为什么呢？”田叔说：“如果不把梁王处以死刑，汉朝法律便是一纸空文；如果依法处死，太后必定吃不

好、睡不安，这又够皇上忧虑的了。”景帝听了，非常称赏他的贤德，于是就任命他做鲁国的丞相。

田叔刚刚到任，鲁国百姓便到相府控告鲁王，说鲁王夺取他们一百多人的财物。田叔就把领头的二十几个人抓了起来，每人各打了五十大板，其余的各打手心二十板，并且很生气的对他们说：“鲁王不是你们的君主吗？你们怎么敢议论你们的君主？”鲁王听到了，心里非常惭愧，便把府库里的钱拿出来，叫田叔偿还给他们。田叔说：“大王自己取来的，却叫我去偿还，这不成了您做坏事，而我做好事了。我不愿参与偿还事宜。”于是鲁王就如数偿还了他们。

鲁王喜欢打猎，田叔常常随之进入狩猎的苑里。鲁王每次要他到房里休息，田叔走出围栏，常常坐在外面晒太阳，在苑外等待鲁王。鲁王三番五次的派人去请他休息，他始终不依，他说：“我们的大王在苑里面暴晒着，我怎么能独自到房里休息呢？”鲁王此后再没有大举出游射猎。

几年后，田叔在任上去世，鲁王用一百斤黄金为他作祭，他的小儿子田仁不肯接受，说：“不能因为一百斤黄金而损害了先父的名誉。”

田仁因为身体强壮勇敢，做了卫青将军的家臣，常常跟随卫青攻打匈奴。卫将军向朝廷举荐田仁，田仁因而作了郎中。几年后，官做到二千石的丞相长史。不久，又丢了官。后来派他做了河东、河南、河内三郡的刺史。皇上到东方巡视，田仁奏事有根有据，皇上很欣赏，任命他为京辅都尉。一个多月，皇上又升他为司直。几年后，因太子反叛的事而受株连。当时左丞相亲自率军队平乱，命令司直田仁关闭并把守城门，结果太子逃了出去。田仁因而犯了放走太子的罪，交给法官审理，被判处死刑。‘一说田仁带兵到长陵，长陵令车千秋告发田仁叛变，被灭族。

太史公说：孔子曾受到称赞说：“在一个国家，一定要参与这个国家的政事。”田叔就是这样的人啊！议政不忘推举贤人，用补救过失的方法来体现君王赞政。田仁和我很要好，所以我一并论及他。

褚先生说：我作侍郎时，听说田仁先前就跟任安熟识。任安，荥阳人。年幼孤苦，生活贫困，帮别人推车到长安。留了下来，想当一个小小的官，没有机会。趁着考虑著录户籍，他把家安在武功县。武功是右扶风西边的小县，山口有通蜀郡的栈道靠近山区。任安认为武功县小，没有豪门首领，容易提拔当官，就留下来，代替别人作求盗、亭父。后来作亭长。县中百姓都出城打猎，任安经常帮助分配麋鹿、野鸡、兔子，把老人、小孩和壮丁安排到或难或易的地方，大家都高兴，说：“没有什么关系，任少卿分辨事理公平，有智谋。”第二天又集合开会，到的有几百人，任少卿说：“某某的儿子某某为什么不来呢？”大家都惊异他认人快。以后他被任命为三老，举荐为亲民官，出任为三百石级的小县令，管理民政。由于皇上巡行出游陈设帷帐等用具没有办理，被免官。

于是作卫将军的家臣，碰上田仁，都作家臣，住在府里，志同道合。这两个人家贫，没有金钱用来事奉将军的管家，管家派他们喂养咬人的烈马。两人同床睡，田仁暗地里说：“不识人才呀，这个管家！”任安说：“将军尚且不识人才，哪里只是管家！”卫将军让他俩跟着去拜访平阳公主，公主的管家安排他俩跟骑奴们同桌吃饭，这两位拔出刀来割断座席，跟骑奴们分开坐。公主的家人都惊异而又厌恶他俩，可没有谁敢喝斥他们。

以后皇上招募选拔卫将军的家臣为郎官，将军选取家臣中富裕的人，让他们具备鞍马、绛衣、玉具剑，打算进宫报告。恰好碰上贤能的太中大夫、少府赵禹前来拜访卫将军，将军召集家臣给赵禹看。赵禹按顺序考问他们，十多个人中间没一个晓事有智谋的。赵禹说：“我听说将军门下一定有可当将官的人才。书传说：‘如果不了解国君，那就看他使用的人；如果了解一个人的儿子，那就看他儿子交往的朋友。’现在有诏书举荐将军家臣的目的，是想借此考察将军能否得到贤人和文武才士。如果仅仅选取富家子上报，又没有智谋，那就像给木偶穿上锦绣衣服罢了，打算拿他们怎么办！”于是赵禹全部召集卫将军的百多个家臣，按次序考问他们，发现了田仁、任安，说：“只有这两个人可用，其他没一个可以任用的。”卫将军看到这两个人家贫，心里不满。赵禹走了以后，对两人说：“各人自己准备鞍马、新绛衣。”两人回

答说：“我们家穷，用不着办。”将军发怒说：“现在你们两位是因为自己贫穷，怎么讲出这样的话？还愤愤不平地好像曾经有恩于我的样子，为什么呢？”将军没有办法，只得造好簿册报告皇上。诏书召见卫将军家臣，这两个人近前拜见，问两人的才能谋略及品第高下。田仁回答说：“手执鼓槌，立足军门，使部属乐意死于战斗，我比不上任安。”任安回答说：“决断嫌疑，评定是非，辨别百官，让老百姓没有怨心，我比不上田仁。”武帝大笑说：“好。”派任安监护北军，派田仁到黄河岸边监护边塞屯田。这两人很快扬名天下。

此后用任安作益州刺史，用田仁作丞相长史。

田仁上书说：“全国的郡太守中大多用犯法的手段谋私利，三河尤其严重，请让我先侦视检举三河。三河的太守都是在京内依靠宫中太监，跟三公有亲属关系，没有什么畏惧。应该首先整顿三河来警告天下犯法官吏。”这时河南郡、河内郡的太守都是御史大夫杜周的亲属，河东郡的太守是丞相石庆的子孙。这时石家有九人作二千石级的官，权势正盛。田仁多次上书。杜周和石氏派人向田少卿道歉说：“我们不敢多说，希望您不要诬告玷污我们。”田仁已经刺举三河，三河的太守都交法官判处死刑。田仁回京报告，武帝高兴，认为田仁能干，不畏权贵，任命田仁作丞相司直，威振天下。

后来碰上太子有举兵的事，丞相亲自带兵，派司直主管城门。司直认为太子是皇上亲骨肉，不想卷进他们父子中间，就离开城门到皇陵去了，让太子逃过了城门。这时武帝在甘泉宫，派御史大夫暴胜之责问丞相：“为什么放过了太子？”丞相回答说：“派司直守卫城门，是他放跑了太子。”上书皇上，请批准逮捕司直。司直被送交法官审理，被处死。

这时任安担任北军使者扩军，太子在北军的南门外召见任安，把符节给他，命令他调派北军。任安下拜接受符节，进去后，把门关上不出来。武帝听说了，认为任安是假装的，不附合太子，为什么呢？任安笞打辱骂北军的管钱的小吏，小吏就上书揭发他，认为他接受了太子的符节，并说：“希望把新鲜美好的符节给我。”武帝知道后，说：“这是一个老于世故的官，看到太子举兵，想要坐在一旁观看胜败，看出了胜利者就想要附合随从，不忠。任安犯该处死刑的罪很多，我多次让他

活下来。现在心怀奸诈,有不忠之心。”把任安交给法官审讯,处死。

月圆之后就会亏缺,事物发展到顶点以后就会衰落,这是宇宙的常理。只知道进取却不知道后退,久居富贵,诽谤日积月累,就会成为祸患。所以范蠡离开越国,辞去职务,不接受官衔爵位,美名传到后代,万年都不被人遗忘,田仁、任安怎么比得上呢! 后来求官晋级的人要引以为警戒。住。本人受不到百姓爱戴,终究让人找到口实。唉! 真是可悲啊! 由此可知灾祸的根源啊!